

张中、伍遵契传

白寿彝

张中,字君时,又字时中^①,苏州人。生卒年,没有明文可考。可能生于明万历十二年(1584)。在清顺治十八年(1661)的时候,他还健在;这年,他可能是七十八岁了^②。

张中对于阿拉伯文和汉文的素养都有一定的水平,对于伊斯兰的哲理有浓厚的兴趣。他也看过些佛家经典,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一些佛教词汇和佛教作品的表述形式。他所交游的人,有张少山、陆见子、非非子、继良子等,在学问的研究上,大概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益处^③。

明崇祯十一年(1638)春天,中可能是五十五岁。他在南京游学,遇着印度学者阿世格。这时,很多人认为阿世格不过是一个吃八方的“念经人”。只有张少山发现了他。张中从少山那里知道了这位学者,慢慢地和他接近,对于他的才智,他的渊博,深深地佩服了。张中这个可能是五十五岁的学人,重新在阿世格跟前作起小学生来。他跟

着学了三年,一直到阿世格回国^④。

《总义》记阿世格的话说:“欲证自己真主,当知此躯壳乃是极要紧的物件。如一切子种,壳、核、皮、仁都是保护里边神妙的。只要肯舍此一粒,而其中无穷妙理自然成就。否则,非油便蛀。可见此身不可不放倒做工夫也。世间有一等行道者,未经指点,将此身看做幻形赘物,都在外边寻讨,东捞西摸,了无实证。殊不知真主不用寻求,犯寻求者便非我主。圣人云:但是人认得其自己,便认得其主矣。二‘其’字,不虚设,有指点逼真意。曾见圣人自疏其义云:无我时为真主秘密本然,有我时便是真主妙用显然。可见真主之不必他求,而我可证”。这是说,真主是超物质的客观存在,而我的存在是体现了真主的妙用,要通过对自己的认识,就可以认识真主。这是阿世格讲学的要旨。此后中国伊斯兰的宗教学者在哲学上很多是持同样观点的,这在中国伊斯兰史上是很有影响的。

① 字君时又字时中 《四篇要道》卷一,开卷的署名作“君时张中”,沙维崇序也作“君时张老师”。沙维宗《归真总义后跋》也说“张君时老师”,但张中自己写的《缘起疏》《弁言》和《总义》开卷《总义》的署名,均作“张时中”。《总义》刊在后,《要道》刊在前,《要道》的“君时”或是中在先所用的字,“时中”是后来改用的字。至于沙维宗之仍称“君时”,或是因袭旧来所用的字。

② 七十八岁 在《归真总义》卷首的《缘起疏》中,张中说表兄马明翁“欣然捐资,付剞劂,以公同志”,而不说刻书的年岁。然又说“今余卧病半载,自分不起”,似是刻书时候张中的年龄已经很高了。《弁言》中,张中自称“寒山七十八叟”,七十八可能就是张中在刻书时的年龄。他自称七十八叟,颇有自矜年高的意思。

《总义》卷后,又有沙维宗的跋。这篇跋也是要刻书的时候作的,所以说“君时不自珍秘,佑启后人,善推其普度之心焉。故欲授之梓人,清静之学以俟清静之人”。作跋的年月是顺治十八年辛丑斋月。以此上推七十八年,则中的生年即是明万历十二年。现在我们只说中可能生于万历十二年,还是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。

③ 张少山等 张少山,见于《缘起疏》。陆见子是张中的老师,《总义》称引他讲说的地方很多。非非子和继良子,也常见《总义》称引。

④ 阿世格 见《总义》中的《缘起疏》和《后跋》。

阿世格认为认主最直接的关键是要有信仰。他说：“我们的宗教，最要紧的是认主，认主的要义是以麻呢”。他日常所讲的课程，也就是拿以麻呢为主要的讲题。张中把所听的记下来，又把自己的见闻可以跟阿世格的说法相参证的，都写出来，成为“以麻呢解”，又名“以麻呢穆直默勒启蒙浅说”，又名“归真总义”。依现在的版式说，大概书中顶格的地方都是阿世格所讲，低一格的地方是张中自己所加。书稿的写成，大概是在崇祯十三年张中受业于阿世格的最后一年。书的写定，大概还要晚一点。

此书把总信之词（AI-Imān al-mujmal），译为四句三十七字。“我归顺真主就为他”，是第一句。第一句是这书第一部分的主体，共用了三十七页去解释，占了全书过半的篇幅。“我同真主一切尊名归顺，我同真主一切动静归顺”，是第二句第三句，用了十三页的篇幅去解释，是书的第二部分。“我承领真主一切断法”是第四句，用了十二页的篇幅去解释，是书的第三部分。第三部分是说功夫的下手处，第一、第二部分是说功夫的究竟，是说成就。全书行文若断若续，但气势是通畅的，意思是贯注的，全书的结构是严密的。解释经文的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地考究，前后反正的搜索。同时，著者又怕人以词害意，常常“自解”“自扫”，并特别指出“须是默会言表，始悟其宗旨”，“须于无字句处着精神，久之自识经中蕴奥”。

这书的写成，虽或比王岱舆著成《正教真诠》的时间早，但刻版问世却远在《真诠》以后。明末变乱，书稿遭受兵火之灾，遗失倒错的很多。后来加以整理，屡次想刊刻，都没有实现。一直到了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才由张中的表兄马明翁代为刻版行世。今有光绪四年成都刊本。

张中又有《四篇要道补注便蒙浅说》。

这是一部关于宗教常识的书共四卷。卷一解明认识以麻呢。卷二解明认识真主及伊斯兰。卷三解明礼拜及有关条规。卷四解明小净、大净及其他天命圣行。前二卷是关于认识方面的，后二卷是关于实行方面的。这书的正文，是就《率苏理》（Faṣl）译过来的，注文是张中的解说。清顺治十年（1653）张中在扬州担任一个礼拜寺的讲席，教胞沙维崇和两位新入教的朋友马中龙、李之华因不认识阿拉伯文，张中为他们讲解《率苏理》，他们笔记下来，就成为这四卷书。其后不久，张中回到苏州，就有人为他进行刻版，大概问世的时期是较《归真总义》为早的。今有同治壬申成都刊本。

张中又有解说克理默（AL-Kalimat）的文章，没有流传下来。

比张中的年纪稍幼，伍遵契，字子先，江宁人。幼时读书，大概中过秀才。明清交替的时候，他一心要研究伊斯兰教典，把功名抛弃了。后来对教典的研究有些成就，曾在苏州讲过学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译《米西撒德》（Mirṣad）。他口述，他哥哥天叙笔记。大概到了十五年，全书译完，定名为《归真要道译义》。

《归真要道》原是波斯人二卜顿捞吸·额补白克尔（Abd Aelleāh AbūBakr）在希吉来六一八年（宋嘉定十四年，1221）编著的。原书是波斯文，共分五门四十篇。第一门，解明本经纲目大义三篇。第二门，解明万有造化根本五篇。第三门，解明今世中正事业二十篇。第四门，解明善恶归结等四篇。第五门，解明士农商工修养八篇。每篇都先列《古兰》、《圣训》，次述自己的见解。这是一部讲宗教哲学和宗教修养的有系统的著作。

遵契译此书，是用经堂讲经的口气直译的。他对这个工作的态度很严肃。他讲究



马良骏大阿訇生平简介

马正忠

新疆马良骏大阿訇，字善堂，经名穆罕默德·尤素福，原籍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上磨庄，一九五七年九月病逝于新疆乌鲁木齐市，享年九十岁。阿訇出身于伊斯兰宗教世家，父亲马登霄，教门虔诚，对良骏大阿訇幼年学习和成长颇具影响。阿訇学识渊博，译著甚多，品德高尚，德隆望重。他大半生留居新疆，同那里各族人民甘苦与共，一向关心民族团结，体恤人民疾苦，个人生活俭朴，从不谋取私利。在盛世才剥去进步伪装，大举镇压各族仁人志士时，大阿訇及其子也以莫须有的罪名，被囚于囹圄。大阿訇在牢狱里，仍是孜孜于编著译述工作，置生

死于度外。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，对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，对抗美援朝，对新疆社会改革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，对中外文化交流事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大阿訇不愧为伊斯兰学者、宗教家、爱国者，赢得了各族人民的赞誉和爱戴。

少年好学 负笈访师

阿訇在幼年时，由于家庭及所处环境的熏陶，对学习即十分刻苦努力，孜孜不倦。既长更慕求名师，立志深造，曾徒步辗转陇右平凉、西吉、河州以至陕西的长安等地，拜师求学，先后曾受业于禹月明、老蓝阿訇

“译力求达，不敢藻饰”，讲究“不增己见，不减原文”，而且甚至于还要说：“不能习学，欲抄阅者，必须分张影录，不致讹失。慎不可刊印。因其义理，诚非贤愚并得，恐反招褒读毁谤。点圈仍宜照旧，不致句节有舛”。

遵契在《归真要道》正文下，也偶加有小注。但都很简单，只作指点文义之用。成书后，遵契的侄男嘉璇为作眉注。嘉璇子士豪在每篇的开始，作一段概言，述篇内大义。这都增加了阅读上的不少方便。

大概是因为遵契嘱咐“不可刊印”的关系，《要道》长久没有刊本。一直到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南京蒋春华才打算增加边注，

付印行世。春华把边注作了，又过了二十多年，已是民国初年了，春华的儿子长松才用铅字把全书排印出来。后来，太原伊斯兰布道会又有一个排印本。

王岱舆、张中和遵契，在译著上所走的路数，显然不同。岱舆是自有看法，自立间架，而把材料组织起来。张中是就看原书的材料，原来的间架，而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。遵契在译述以外，不肯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三位经学家的学风，可以说是不大相同的。

牟传琚整理

82.4.